

天人交感 商代玉器賞析

蔡慶良

玉，對於商代人而言，是飽含精氣的神異物質，因此會以謹慎尊崇的態度看待它們；而以玉製作的各式玉器，功能和使用場合也絕非一般，多數和神權以及祭祀有關。雖說現代人對玉器仍留有自古傳承而來的神性記憶，但玉器在商代高高在上的地位今日已然不復存在，原因是經歷二千餘年的歲月，玉器逐漸地人文化與世俗化，後世子孫如果沒有設身處地回到前人的思維模式之中，自然會以自身的觀點框限住過往的玉器，也就無從知道商代玉器真實的面貌。



圖一 商代晚期 玉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最貴重的材質，符合禮器等級的需求。由甲骨文記載可知，不論是帝、先王先公，以及其他神祇，皆是商王往復祭拜的對象，因此承載各式祭品的銅器自然要符合神聖莊嚴的場合需要；至於以燎、瘞、沈等方式獻給帝或其他神祇的玉器，以及祭祀時穿戴使用的玉禮器，或是插飾在長杆上端的玉嵌件，也必須符合這些重大場合「嚴肅莊重」的禮儀要求。由此可知，商代玉器紋飾和銅器紋飾的風格特徵基本一致是因為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使用場合。

祭儀中的「玉梢」與「色盤」

有了以上基本的認識後，商代玉器和我們之間也就沒什麼太大的隔閡了。在「萬物有靈」的宗教觀念之下，由於玉器蘊藏日月精華，是神靈依藉降臨最好的媒介，所以各式玉神獸在此時期自然大量出現，例如院藏的神龍即是其中之一（圖一）。由玉龍背脊上的繫帶穿孔可知，這可能是祭祀場合佩戴在身上，藉以加強佩戴者的通神能力，並不是單純的裝飾配

禮，以玉事神也

有鑑於此，要賞析商代玉器，必須先明白玉器在商代的使用功能；而要知悉商代玉器的使用功能，先要瞭解商人理解世界的基本觀念。依商人的觀點，統領人世的權力來自於上帝的授予，而商王就是上天在人世間的代表，因此商王集政治和宗教領袖

於一身，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於商王而言，祭祀天帝、卜問人世行止吉凶自然成爲最重要的事情，因爲和上天互動的特權，是統治一切的權力基礎，當然會以最戒慎虔誠的態度面對。

而祭祀場合所使用的禮儀重器，多爲玉器和銅器，因爲玉銅皆是當時



圖六 商代晚期 玉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他器物之上，最有可能是插在木桿上作為「玉梢」之用。《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經學者研究，商代王族是東夷族群的一支，流傳著玄鳥的神話。此種以鳳鳥為題材所製作的玉梢，其功能是在祭典中用以招降、依附神祖之靈。

類似玉梢功能的玉器在商代考古中時常可見，例如本院所藏雙鳥玉嵌件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圖四一），居中下方為一獸面，獸面下方有一專供樺接長柄的圓孔；左右兩側各設計一隻鳳鳥，胸口有不甚圓整的穿孔，



圖五 商代晚期 玉柄形器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芮國金玉選粹》，頁94

可能是穿飾其他小型器物之用。最重要的特徵在於鳳鳥的背部和獸面的頂部有一連續的插槽圖（圖四一二），說明原本有一特別的方牌固定在此，整體顯然也是作為降靈之用。

透過上述的例子已可知道，玉器在商代中是等級不凡的神物。在這樣的基礎下，我們就比較容易推測其他玉器的功能。例如陝西韓城芮國二十七號墓出土的商代玉柄形器（圖五），雖說以外形來看，可能是作為握持之用，但也不會是賞玩之物。再加上折角處上下共依附八隻三角形玉蟬，蟬是蛻變重生的象徵，說明本件作品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功能。以此類推，環附四蟬的玉琮（圖六），雖然形似玉鐲，但口徑稍大，不大可能真正作為手臂上的裝飾品；即使真是套在手臂之用，以其高等級的質地、四角環列玉蟬的特徵來看，可知不會是裝飾用品，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重器。

又例如牛形石調色盤（圖七一），雖然以現今礦物學的標準而言本器並非玉質，但這類造形的玉牛



圖三 商代晚期 龍冠鳳紋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種觀念在龍冠鳳紋玉飾中也可以得到證實（圖三）。本件龍鳳玉飾的左右輪廓皆呈圓弧造形，創作者利用玉料的形制特點，設計出昂首顧盼的神鳳。此外，鳳首上方頂附一隻S形拱背卷尾的神龍，此種龍鳳題材的構圖形式，是本時期典型的風格特徵。鳳鳥足爪下端有短樺，而且受沁呈褐色，說明本件玉器曾長期插在



圖二 商代晚期 玉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一 商代晚期 雙鳥玉嵌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一二 雙鳥玉嵌件內部凹槽



圖十一二 玉戈獸面左眼特寫 筆者攝 (DeltaPix Infinity X 數位相機)



圖十一一 商代晚期 玉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筆者攝



圖十一一 商代晚期 獸面紋玉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眼」的奧妙
商代玉器的雙眼經常被稱為「臣字眼」，以其外形如同甲骨文「臣」字而得名。
要營造出威迫的氣勢，眼睛是真正的關鍵。大家都知道眼睛何以被稱為靈魂之窗，就在於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會自眼睛中透露出來，觀者可以自一個人的眼神中判斷他的喜怒哀樂。就視覺心理而言，圓形是相當穩定的形狀。由於在圓形之中，視覺張力的方向是自圓心向圓周均勻放射，因此圓形的設計具有平穩、和諧、飽滿等視覺感受。
臣字眼的設計離不開圓形眼珠，商代設計者為了創造出「剛直威備」的視覺效果，就必須避開飽滿圓形先天具有的和諧感，因為這與當時創作



圖十一二 獸面紋玉鑿特寫

「力」的內斂
不同造形會在觀者腦海中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例如倒梯形會產生自上向下推壓的視覺力量，可以營造出「肅穆威備」的心理效應。商代設計者善於利用此種造形特徵設計各式獸面，例如此處所見的牛首形玉飾（圖十二），創作者選取上寬下窄的梯形玉料，依沿玉料外廓略為去料即完成牛首雛形，整體因此散發出特殊的穩



圖七一二 牛形石調色盤鳥獸特徵



圖七一 商代晚期 牛形石調色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商代晚期 銅器紋飾拓片 《商周青銅器紋飾》，頁11



圖八 商代晚期 玉獸面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芮國金玉選粹》，頁102

在河南安陽婦好墓以及洛陽北窯墓中皆有出土，說明使用功能相同，只是材質不同罷了。本件器物牛身呈方斗形，背上鑽有四個大口徑縱深圓槽（圖七一二），學者一般認為是用作調色盤，說明本件器物可能是在重要祭祀活動中，當主事者需要顏料寫字或作畫時所使用的器物。
商代玉器既然多為祭祀重器，藝術形式自然要求得體，符合使用場合的需要。但是什麼樣的藝術風格才算得體呢？如果仔細觀察商代玉器，尤其是商代晚期的玉器，會發現當時製作者選擇「剛直方折、肅穆威備」的視覺效果來進行設計。
例如陝西韓城芮國十九號墓出土的商代玉獸面即具有此種風格（圖八）。如果相互比較，還會發現和同時期銅器獸面紋飾的風格特徵基本一致（圖九），這也是兩者使用功能相近的緣故。這個結果自然會引起我們的興趣而提出以下問題：商代玉器創作者是使用什麼技巧營造出此等效果呢？下面就簡單進行說明。



圖十六一一 商代晚期 玉鴉 山西博物院藏 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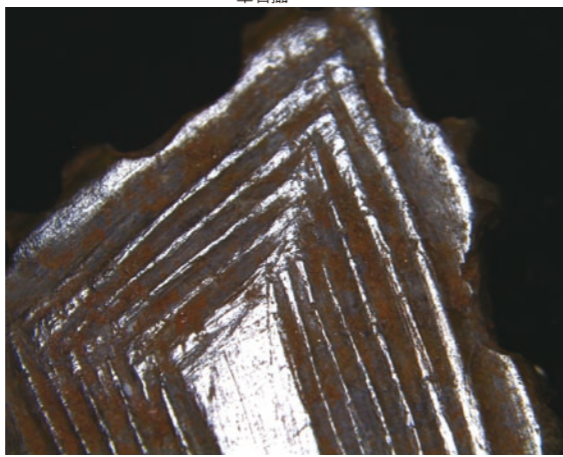
圖十五一一 商代晚期 玉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筆者攝

感，此中原因在於冰川所攜帶的堅銳巨石，在緩慢移動中會切磨河壁，並留下不曾修飾的原始痕跡。一旦原始痕跡的邊緣經過修整，即如同再次描繪早已完成的書法作品，原始順暢的筆觸將因此種此許的改動，致使連貫

的氣勢中斷止歇。
商代玉器正是使用此種手法創造視覺力感。觀察山東前掌大商代墓葬三十八號墓出土的玉鳥（圖十五一一），羽冠中每條單一線紋皆是以不加修飾的直線琢磨而成，以此創造出



圖十六一二 玉鴉左下方羽翅特寫 筆者攝 (DeltaPix Infinity X 數位相機)



圖十五一二 玉鳥羽冠特寫 筆者攝 (DeltaPix Infinity X 數位相機)

力感（圖十五一二）；也由於不修飾的直線會對觀者產生較強的視覺力度，所以長短線紋直角交接處最佳的處理方式就是不予處理，保持線條原始的視覺效果。
至於處理俗稱「陽紋」的凸弦紋時，商代也使用相同的手法進行琢磨。陽紋的製作方式是將陰刻線紋旁的玉料往下磨減，以此形成浮凸的紋樣，例如山西晉侯墓地六十三號墓出土的玉鴉（圖十六一一），即以陽紋進行製作。爲了要達到「方折剛強」的視覺效果，在琢磨陽紋的邊緣時，仍使用前述的直線手法，以及長短直線的交接手法；觀者可以在陽紋的長直邊緣以及直角彎轉處，看到相同「深淺不一、參差斷續」的典型特徵，實乃同一手法的變化形式，例如玉鴉左下方羽翅即以此種技巧製作（圖十六一二）。

干戈戚揚——祭儀用玉兵

藉由上述所討論的內容，我們已知道商代玉器主要是作爲祭祀時的儀典重器，也知道爲了要符合使用場

重氣勢。接下來琢磨出內弧的雙頰，曲弧的線條也會形成內聚的張力，配合圓垂的大鼻，力量感將更形強化。雖然上揚的雙角所形成的提升力，配合下方瘦長的臉頰，會產生重心不穩的感受，但梯形自上向下的推壓力量

會與之平衡，共同營造出穩定的動態感。加上前述已經討論過的雙眼，以及裝飾斜線紋的額部，層層堆疊而上的威懾氣勢自然渾然一體，完成商代玉器所追求的創作目標。
此種設計在商代顯然已經千錘百鍊，是一成熟的創作模式，在圖十三獸面紋篋形玉飾上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設計方式。由於玉篋使用功能的基本要求，所以上段必須製作成間距整齊的篋齒，至於篋背部份，則爲常見的倒梯形形制，如此不但便於持握，也有利於卷角獸面的設計。另一件獸面紋玉飾也有相同的風格特徵（圖十四一一），如果仔細觀察頂部圓弧的邊緣，可發現本件作品是以其他玉



圖十三 商代晚期 獸面紋篋形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商代晚期 牛首形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一一 商代晚期 獸面紋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改製而成（圖十四一二），原始玉器可能是圓筒形的玉器或是內圓外方的玉琮，創作者截取部分玉器後重新製作成爲現在所見的面貌。但即使如此，取料仍刻意截取成上寬下窄的梯形形制，說明此種造形最符合其時的設計原則。

「方折剛強」氣勢的形成

前述數件玉獸面所具備的威嚇效果，除了造形因素外，硬直的紋飾線條同樣是重要的因素。依據視覺心理學的理論，不加修飾的琢磨痕跡會給予觀者強有力的視覺力感。就如同經過冰川融蝕後的崖壁，其上的一道深淺不一的蝕刻細痕皆充滿飽滿的力量



圖十四一二 獸面紋玉飾鳥瞰特徵



圖十七 商代晚期 玉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商代晚期 玉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商代晚期 玉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舉止必然也會合乎其時其地的禮儀要求。
相類的器物還有玉戚（圖十八）。本件玉戚左方圓弧的「刃部」較右方「內部」寬大，因此中段

上下輪廓線並不平行，整體會形成自左下方向右上方斜上的動勢。而援部上下邊緣歧出的扉稜，更加強整體威嚇的力量。此外，近似圓形的玉戚也是夏代晚期至商代常見的器類（圖十九）。此種圓璧形玉戚的製作流程有一制式化的特點，首先取得圓璧形的玉料，再上下對稱去除局部玉料，形成兩側對稱呼應的長列扉稜，並加以修整打磨後最終完成。因此，如果將兩側的玉料回補，即可還原完整的原始璧形器，此為圓璧形玉戚形制上最明顯的特徵。

如之前所討論，圓形在視覺心理中是相當穩定的形制，整體重心就在圓心中央，但這並不是商代玉器所追求的效果。本件玉戚利用扉稜破壞了圓形的完整性，同時上下不平行的扉稜會在心理上形成兩條看不見的延伸線，兩延伸線並在右方遠處相交，整體視覺重心將自圓心向右後稍微移動，從而形成了不均衡的動勢；而占整體比例較大的弧刃向左開敞，會將向右積聚的動勢引導至左方開散，形成強大的威嚇力量。

合，創作者所使用的藝術技巧。除此之外，玉戈、玉鉞等兵器也在此時期大量出現，同時多數體大鋒銳，充滿了肅殺之氣，這是因為玉兵是彰顯商王神權的禮儀重器，自然數多體大，例如院藏的大玉戈即為很好的例子（圖十七）。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就在於祭祀以及戰爭，代表國家戰爭威權的玉戈當然是主要的製作器類。銅戈是綁縛在長柄之上，高舉以利殺伐的作戰武器。玉戈雖然沒有實際作戰的功効，卻是真正商王神權的象徵，是在特殊場合使用的禮儀重器，因此必須具備懾人心魄的威嚇力量。本件玉戈前端三角形部位稱為「前鋒」，中間主體稱為「援部」，在菱格紋飾帶後方末端部位則稱為「內部」，「內部」有一的穿孔，用以穿繩將玉戈綁縛在長柄上。可以想像，當成排全副武裝的衛士手持充滿震懾力量的玉戈站在祭祀儀典場合時，參加儀典的眾人將會被全場雷霆萬鈞的威肅氣氛所震撼，拜服在商王不可侵犯的神權之下，行為

小結

藉由本文介紹，我們已經知道商代看待玉器的基本態度，也知曉商代玉器主要的使用場合和種類，對於由此而生的藝術風格以及創作原則也了然於胸，相信我們現在對商代玉器已經不再陌生。當然，結合今日視覺心理學的觀點後，我們更加欽佩先祖不凡的創意和驚人的技巧。

商代玉器不論是種類或是設計創意，當然遠遠超過本文所討論，期待日後有機會為文再和大家分享。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書目

- 鄧淑蘋、張麗端、蔡慶良：《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100年2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 蔡慶良：《商代玉器》，震旦藝術博物館，2010年3月。
- 孫秉君、蔡慶良：《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三秦出版社，2007年12月。
- 魯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堯、朱疆源譯：《藝術與視知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